

第十卷

鍾情麗集（下）

時生入泮宮，不兩月間，生父捐館。生哀毀逾禮，水漿不入口者三日。既葬，躬自負土，不受人助。事喪之後，終日哭泣而已，不復視事。時有白鶴雙竹之祥，人以為孝感所致。自是家道日益凌替，而瑜娘之父始有悔親之心，遂不復相往來。而生以守制不暇理事，故相聞者二載。

然而，瑜娘慕生之心曷嘗少置？風景之接於目，人事之感於心累累形諸詩詞，多不盡錄，姑記一二以語知音者：

《鵲橋仙》

征鴻無信，游鯉無信，更相望斷春潮無信。玉郎何處不歸來，怎禁許多愁悶。

青山有盡，綠水有盡，惟有相思無盡。眼中珠淚幾時乾，腸一寸截成千雨。

《瑞鷓鴣》

芭蕉葉上雨難留，松柏梢頭風未收。萬悶千愁無著處，並歸心上與眉頭。

腸如襪線條條斷，淚似源頭混混流；倚遍欄杆人不見，滿天風雨下西樓。

《長相思》

春望歸，秋望歸，目斷江山幾落暉？啼痕點點垂。

朝相思，暮相思，終日何時是盡期，腹心寄與誰。

一剪梅

雨打梨花深閉門，辜負青春，虛負青春。傷心樂事共誰論？花下消魂，月下銷魂。

愁聚眉峰盡日顰，千點啼痕，萬點啼痕。曉看天色暮看雲，行也思君，坐也思君。

《滿庭芳》

愁鎖春山，淚潺秋水，時時獨向西樓。望窮千里，山水兩悠悠。惆悵故人獨在，離別後，日月難留。腸斷處，愁愁悶悶，風雨五更頭。相思何日了？無腸可斷，有淚空流。湘江潮信斷。楚峽雲收。只恐尋春來晚，東君去，花謝鶯愁。蘭房下，何時與你，交頸綢繆。

時有同郡富室符氏者，素聞瑜娘才色，聞生久不至，遂散財賂，冀必得瑜娘為婚而後已焉。故有與瑜娘父言者，非譽符家道之華腴，必稱符才貌之出眾；非言生家道之蕭條，必毀生行止之落魄。瑜父遂欲解盟，然猶慮構成詞訟，猶豫未決。又有為其畫策者，曰：「內外兄弟姊妹，不可為婚，法律所禁。倘或興訟，以此推之，何畏之有？」遂決意許符氏，然猶未敢輕動。或勸其家納符氏聘禮者，瑜父從之。

後瑜娘緝知，悲不自勝，以死自誓，終不他適。黎聞之怒。瑜乃以白巾自縊，賴眾知覺救解，得免，黎方覺悔。

然瑜之心雖不肯從，而符之盟終不可解。正憂悶間，忽值其姑適王氏者歸宅，黎命之解慰瑜心。乃從容勸瑜百端，瑜應之曰：

「結親即結義，是以寸絲既定，千金莫移。兒非不愛榮盛而惡貧賤，但以棄舊憐新、厭貧就富，天理有所不容，人心有所未安。」姑以瑜言告黎。黎曰：「瑜言誠有理，奈彼符氏何！」凡瑜所親愛者，皆令勸之。

一日，碧桃乘間諫瑜曰：「娘子懿德嬌顏為諸姊妹中之巨擘，然諸娘子俱適名門宦族，或田連阡陌，或金玉盈箱，娘子獨許寒酸，妾輩甚不愜意。近見大人別締良姻，甚喜，甚喜。娘子何故短歎長吁，減卻飲食，損壞形容，而為傷感之甚耶？」瑜曰：「汝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古人有言：『今日之富貴，安知異日不貧賤乎？今日之貧賤，安知異日不富貴乎？』彼符氏雖富，而子弟之品不過一庸夫而已，縱有金玉盈箱，田連阡陌，生為無名人，死亦作無名之鬼，何足道哉！且辜生雖貧，丰姿冠世，學問優長，他日折丹桂如採薪，取青衿如拾芥，何患不至富貴乎？未受他人盟約，尚當求擇其人，況先受其人之聘而負之，可乎？有死而已，誓無他志！」

一日，絳桃復諫曰：「自從定親於辜生之後，一別三年，諒必他娶矣。娘子何故勞心苦志以思之？」瑜曰：「汝勿言，吾意已決矣，縱蘇張更生，不能搖動。且辜生久不至者何哉？蓋生之為人，孝心純篤，乃翁捐館，方泣血而不暇，況有心相憶乎！」又曰：

「夫願相守而厭相離者，淫婦之道也；托終身而期遠大者，賢女之所慮也。爾何以淫婦期我，而不以賢女期我也？」絳桃拜謝而去。

未幾，生家蒼頭忽持書至，密以一箋付瑜。瑜泣讀之，乃疊韻詩一首。詩曰：

一自往年邊扁便，無奈鱗鴻專轉傳；

勸君莫把海山盟，移向他人擅閨善。

自是生即卽覃之後，夜就枕間，忽夢往黎室。至相見，托延至於春暉堂後新創亭上，坐，顧其額曰「剪燈書窗」。壁間所掛吹彈歌舞四面，上題有詩，附錄於此：

誰家有女顏如玉，手持幾竿崑崙竹。鏤玉編雲一片形，含商弄羽千般曲。一聲遲，曉起丹山彩鳳啼，一聲疾，半夜孤舟嫠婦泣。一聲喜，秦樓仙侶同飛起。一聲悲，異時忠臣乞食歸。十分妙趣真無比，良工寫入霜縑裡。時人莫道是無聲，仙聲不入凡人耳。右調《佳人呂玉簫》）

中虛外實木一片，吟向佳人懷裡見。玎玎 幾點聲，細細粗粗四條線。一聲清，半夜天空萬籟鳴。一聲濁，八月秋風群木落。一聲苦，昭君馬上啼紅雨。一聲歡，妃子宮中洗祿山。風流畫史龍眠老，筆端寫出心機巧。勸君莫道是無聲，仙聲不入凡人耳。（右調《美人弄琵琶》）

及生至黎室，正想間，忽見瑜至，相見之際，再拜再悲。遂相攜手入於蘭房之內，二人席地而坐，歷道其夢想之苦，解盟之由，相對泣下。已而，瑜收淚言曰：「今日相逢，將以為可喜，則又可悲；將以為可悲，則又可喜。悲耶？喜耶？吾不得而知之。」生曰：「苦盡甘來，一定之理。前日之別固為可悲，今日之逢則又可喜。可悲者既已過矣，可喜者當以與卿共之。」瑜遂命筆作詞，

與生共飲；復命仙桃以侑觴。仙桃請歌東坡《水調歌頭》。生曰：「時勢不同，情懷各異，彼調雖妙，非吾事也。」乃止。綴《念奴嬌》一曲，命仙桃歌之。絳桃和之。

「牽情不了，歎人生、無奈別離多少。一自慙慙相送後，天際歸舟杳。倩女魂消，崔微夢斷，瘦得肌膚小。寒閨深閉，腸斷幾番昏曉。---悵望鳳鳥不至，妖禽怪鳥，恣狂呼亂叫。悄悄憂心何處告，且喜故人重到。滿酌流霞，浩歌明月，與爾開懷抱。等閒信筆，寫出《念奴嬌》調。」

曲盡，二人相顧，淚灑數行。已而，復相謂曰：「今夜相逢，何夢中，可無述以記之乎？」生請其題。女曰：「以『夢寐』為題，不亦宜乎？」生遂援筆書於紙屏之上：

久別喜相會，春從何處來？四眼頻相顧，雙睛何快哉！對此一盞燈，如醉又如癡。大早見雲霓，和羹得鹽梅。憂心冰似泮，笑臉天如開。乎童且奉酒，與君開此懷。」

寫畢，忽聽角起樵樓，鐘鳴梵宇，推枕欠伸，乃是南柯一夢。

而且憶其詩詞，因起而錄之。始欲治裝竟尋舊約，奈何秋闈在邇，正吾人當發憤之際也，更兼有司催逼赴試甚急，生無奈何，只得起服回學肄業。故特命蒼頭北行，以申前好。豈知瑜父不以生為念，終無一言以及親事，但厚賂以饋生耳。蒼頭臨行之際，瑜乃以箋付之，令持以獻生。

一日，蒼頭抵家復命，具言以結盟符氏，生心大恚。復聞瑜有書奉寄，生大喜，拆而視之，乃情札一紙，並詩十韻。生讀之，歎曰：「清才麗句，雖李易安、朱淑真不過是也。」書曰：

「妾瑜，蓋嘗因親致親，雖有慚於聖訓，以愛結愛，豈有負於初心？敬陳悃 之誠，上達高明之聽。伏念妾瑜三才末品、一介女流，愧無傾國傾城之姿，且有至愚至陋之累。叨蒙不棄，肯結契緣；復感納聘，重申結好。感恩有日，報德無由。豈期凶變於門，山崩水竭，遂使魚沉湘水，雁杳衡陽。一別悠然，三年在邇。寸心千里，眼窮雲海之微芒；一日三秋，腸斷光陰之轉遞。前言難踐，後會何時？風風雨雨不曾停，悶悶愁愁何日了！罄南山之竹簡，寫意無窮；決東海之洪波，流情不已。愁如雲而常聚，淚若水以難乾。春苑花開，悵滿豔陽之景；夏涼燕乳，情嗟長養之天。秋觀明月倍傷神，冬玩香梅增感慨。警於心，觸於目，無非惆悵之時；俯乎人，仰乎天，盡是相思之處。一心怏怏，兩淚汪汪。一日十二時，時時悵望；五更三四點，點點生愁。坐如屍，立如齋，形同枯木；瞻在前，忽在後，目若紫芝。簪折瓶沉，月下已幸向日約；香消玉減，鏡中無復舊時容。密約成虛，怕過舊時游處；歡娛陳跡，難斯後會何時。深懷千言萬語，與誰說浼；決盡一心一意，惟子是從。願若果乖，雖生無益；情如不遂，便死何妨！凱拋彩鳳文鸞，去遂山雞野鷺？父縱許盟於異姓，妾肯委質於他人？誓於此生，靡敢失節，皇天后土，實所鑒臨！碧落黃泉，要同一處。天作比翼鳥，地成連理枝，允副王郎之願；生為同室親，死為同穴鬼，毋為居易之言。趙璧重完，尚希躬往；樂鏡再合，早致良圖。姑共挽桓君之車，庶免抱淑真之恨。償足死生之債，莫負鎔錐；未終龜鶴之齡，長堅金石。誠能如此，妾雖垂首九原之下，亦且甘心矣。惟兄是圖之，毋使落他人之手也。臨書腸斷，不知所云。更有平日所作鄙句，並用奉呈：

朝朝暮暮憶崔徽，鬢霧蓬鬆淚兩垂。蠶繭絲何日了，鷺鷥骨瘦幾時肥！西廂待月人何在？在北裡鏘鸞事已違。腸斷畫梁雙紫燕，飛來飛去又飛歸。

相思相望淚頻傾，欲化雲娘恨未能。簾外厭聞無喜鵲，窗前愁伴有心燈。千般嬌媚何在？一種風流病又增。可惜佳期成阻隔，愁愁悶悶幾層層。

紅顏薄命古今同，不怨蒼天只怨儂。松柏歲寒終不改，鴛鴦頭白也相從。要知趙客終完璧，莫學陳王只賦龍。今日西廂門下過，汪汪雨淚灑西風。

鸞風分群失一友，朝思暮憶倍淒涼。當時何啻魚游水，今日方成參與商。流淚淚流流盡淚，斷腸腸斷斷無腸。風流有債難償子，獨對西風歎幾場。

平生志願未能酬，百歲姻緣一旦休。兩股釵分誠有日，一根簪折整無由。愁攢眉上鉛難盡，淚落牀頭枕欲浮。倘若情緣中道絕，微軀此外復何求。

寂寂深閨盡日間，傷情無語倚欄杆。恨從別後生千種，愁擁心頭結一團。藕斷也知絲不斷，燭乾信是淚難乾。他時若落庸夫手，璧碎珠沉也不難。

雨打梨花倍寂寥，幾迴腸斷淚珠拋。睽違一載更三載，情緒千條有萬條。好句每從愁裡得，離魂多自夢中消。香羅重解知何日，辜負巫山幾暮朝。

兩地相思各一天，可憐辜負月團圓。每盟金石堅孤節，生怕紅塵隨俗緣。鸞鳥柔腸雖斷盡，鮫綃鮮血尚依然。花開月白人何處，無奈千愁萬恨牽。

濁紙鮮鮮染淚紅，遙傳長恨寄匆匆。須知身在情終在，務要生同死亦同。蘇雁影沉傳去後，秦簫聲斷月明中。雲收雨散知何處，目斷巫山十二峰。

如此鍾情世所稀，這般心事有誰知？丁香到死香猶在，竹節經霜節不移。有意有心常悵望，無言無語但呆癡。碧梧翠竹無由見，一日思君十二時。」

生得書後，遂整飭再尋舊約，奈何秋闈在邇，有司催逼赴試急，生不得已，即時回學溫習舊業。與友人數輩，雖朝夕同學共榻，然而思慕瑜娘之心無時不然。他不暇及，集古人詩句十首，以思瑜焉：

豈是丹台歸路遙，月魂潛斷不勝招。何因得薦陽台夢，幾度難尋織女橋。慘慘淒淒仍滴滴，霏霏沸沸又迢迢；砌成此恨無量處，縱得春風亦不消。

丈夫身上淚沾襟，書盡誰憐得苦吟。紫府有緣同羽化，瑤台無路可追尋。能消造化許多力，不受塵埃半點侵。惟有當時端正月，只應常照兩人心。

花有清香月有陰，斷腸魂夢兩沉沉。才開暖律先偷眼，莫為游蜂便吐心。薄霧浮雲愁永晝，落花流水怨離琴。相思一夜梅花發，夕夢時時到竹林。

魚在深淵月在天，魂歸冥漠魄歸泉。相思相見知何日，多病多愁損少年。獨坐獨行還獨立，相憐相愛莫相捐。兩情宛轉如心素，願作鴛鴦不羨仙。

擊破雲囊金鳳凰，離人別處倍堪傷。雙雙瓦雀行書案，兩兩時禽噪夕陽。誰愛風流高格調，我憐真白重寒芳。而今往事誰重省，說與流鶯也斷腸。

路隔星河去往難，羅裳不暖午風寒。朱經玉樹三山壽，共待天池一水乾。閨苑有書難附鶴，碧桃何處共驂鸞。山長水闊人還遠，春色不由得再看。

臨高萬丈日斜西，相望長吟有所思。白雪為肌玉為骨，芙蓉如面柳如眉。鴛鴦被合拋何處，紅葉蛾黃化為遲。獨倚欄杆意難寫，援毫一詠斷腸詩。

雲想衣裳花想容，美人千里思無窮。春從流水三分盡，心有靈犀一點通。長樂夢回春寂寂，館娃愁重雨濛濛。不堪吟罷重回首，更隔巫山幾萬重。

寄語麻姑借大鵬，瓊台重密許飛瓊。常疑好事皆虛事，誰識鸞聲似鳳聲。霧鬢雲鬟差玉頸，雲裾月風想娉婷。此時為汝腸肝斷，一片傷心畫不成。

月窟嬌娥不惜裁，天花冉冉下瑤台。獨教羅帶能吟畢，曾是劉郎再看來。滿眼春愁無處著，半生懷抱向誰開？此時愁望情多少，一寸相思一寸灰。」

詩即成，乃命僕持書報黎，稱「將赴試」，密付前詩，以寄瑜娘。瑜見之，不覺失聲長歎，亦集古詩十首以復生曰：

「故園東望路漫漫，泣血悲風翠黛殘；去日漸多未日少，別時容易見時難。春蠶到死絲方盡，滄海揚塵淚始乾。無可奈何花落盡，五更風雨五更寒。

玉容寂寞倚欄杆，抱得秦箏不忍看。桂樹參天煙漠漠，月娥霜宿夜漫漫。春花秋月何時了，慕雨朝雲去不還。正是消魂時候也，金爐香燼漏聲殘。

殘妝漏眼淚欄杆，睹物傷情死一般。三逕冷香迷曉月，十分消瘦怯春寒。黃花冷落不成豔，青鳥慙慙為探著。天若有情天亦老，可憐辜負月團圓。

黃菊枝頭破曉霜，此花不與俗人看。車輪生角心猶轉，蠟炬成灰淚始乾。雲鬢懶梳愁折鳳，曉妝羞對怕臨鸞。故人信斷風箏線，相望長吟淚一團。

暑往寒來春復秋，故人別後阻山舟。世間美事難雙得，自古英雄不到頭。荳蔻難消心上恨，丁香空結雨中愁。欲知此後相思處，海色西風十二樓。

百歲中來不自由，同君身上屬誰憂。金丹擬注千年貌，仙鶴空成萬古愁。豈有蛟龍曾失水，敢教鸞鳳下妝樓。兩身願托三生夢，幾度高吟寄水流。

枯木寒鴉幾夕陽，自從別後減容光。遙看地色連空色，人道無方定有方。披扇當年歎溫嶠，此生何處問劉郎。愁來欲唱相思曲，只恐猿聞也斷腸。

天上人間兩渺茫，天涯一望斷人腸。多情不似無情好，塵夢哪如鶴夢長。滄海客歸珠送淚，墜樓人去骨猶香。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烈烈轟轟做一場。

天涯海角有窮時，此恨綿綿無絕期。明月清風如有待，冷猿秋雁不勝悲。曾聽弄玉人間曲，只許高人個裡知。寂寞日長誰問我，每因風景寄君詩。

真成命薄久尋思，獨立滄浪自詠詩。粉面怕遭塵土浼，此心惟有老天知。詩成夜月人何在，花落深宮雁亦悲。今日春風亭上過，寒猿晴鳥逐時啼。」

寫畢，令僕持報以復。

生見瑜詩，歎賞不已，思慕倍常，功名之心如霧之散，眷戀之意若川之流。不覺成疾，勿能言動。旁求良醫，拱手默然，莫知所以。有一後至者，歎曰：「此必害相思之病也，雖盧扁更生，亦莫能施其術誠能遂其懷，不治而自愈矣。」初，生之遇瑜，人莫知之也，至是，聞醫者之言，舉家失措，莫知其由。乃詢諸僕，咸曰：「不知。」詢之哥，姑以實告。即時命僕亟至臨邑，別以他事詣瑜父，而密以實告祖姑。祖姑得之，竊以言瑜。瑜即解玉戒指一枚並魚箋一幅，以投僕，曰：「食欠之即愈。」僕回抵家，遂以玉戒指磨水，與生飲之，頓覺輕減，稍稍能言。僕乃以瑜娘所與之箋呈上。生拆視之，乃詩一首云：

妾即君兮君即妾，君令有恙妾何安。

鳳凰倒了連雲翼，松柏須宜保歲寒。

當日造端良不易，從今燃尾諒猶難。

天應憐憫人辛苦，破月應知自有圓。

生覽詩數次，忽覺身健，漸漸病癒。時槐黃在邇，生以病故，天不克赴試，始有重訪舊游之意。

又月餘，仍催裝復抵黎室。既至，表叔以生久別，眷待甚厚，廷於宣撫外堂之西廡。生見頗有外之意，意甚不快，又以瑜娘平昔敬重於生，疑其必有交通，每使瑜弟黎銘伴在。生自念負疾遠來，思欲與瑜一致款曲，留連半月，竟莫能得，悒悒殊深。

忽值瑜母壽旦，夜間設席慶壽，生入伴齋，至三更後，遂輕步入瑜房中。瑜正僂間，見生前至，相與唏噓，歎息久之。已而，細訴衷腸，論其間阻解盟之事、致病之由，不勝淒慘。言猶未盡，忽聞門外呼喚之聲，生遂含淚而別。臨行之際。瑜謂生曰：「兄姑留此，不數日父親將有遠行。」生曰：「諾。」

後數日，黎與子果去。生大喜。即日黃昏，外門未閉，生直至女室，相攜玉手，同至剪燭西窗。生顧窗中詩畫，宛如夢中，無有或異於始謀私奔之約，生深然之。既而，參橫斗落，遂不復寢，乃相送而出。東方漸白，門猶未啟，二人相返於剪燭軒下，此軒遠僻，人跡罕聞，乃制《南宮一枝花》一曲，按琵琶歌贈生。夫瑜平昔善歌恐聞於外，昔時生每強之不得，今請自歌之。生心欣聽，響遏行雲，聲振林木，駭然驚服。詞名《一枝花》，帶過《小梁州》：

「春愁豔色中，夏景繁華裡，秋悲霜降後，冬恨雪零時。觸目攢眉，許多情意，心事有誰知？三年裡幾不通，一日間百憂並集。

《小梁州》

望碧天，茫茫不盡；念青鸞，杳杳無期。可憐辜負深盟誓。玉人何處？招之不至樂昌鏡破，鳳釵雙離。蕭郎簫斷，蔡琰笳悲。怪累朝鳥雀頻啼，喜今宵玉手同攜。《小梁州》，漫把曲兒歌，大都來細把離情訴，聲聲短歎長吁。鍾情到此，悲歡離合都經歷，恨殺

我無雙翼，安得雙雙花並蒂、對對鳳于飛？古人言：『在天願作比翼鳥，在地願成連理枝。』這言兒也、君須記。死生隨你。問我何歸，相思而已。」

歌畢，天明，生乃出。瑜遂書前曲，命婢持示生。

生制《耍孩兒》一曲，暮春同游，命瑜歌之，生拂弦以和之，並附於此：

《耍孩兒》

老天生我非容易，把俺置入花天月地。歡娛正值少年時，況兩人貌美才奇。我便是瓊瑤藏中無雙寶，你便是紫陽場中第一枝。往古誰堪比？冠世才、風流曹子建，傾城色、窈窕太真妃。

《五煞》

雖二人、只一身，十分佳、一樣齊，根如連理花同蒂。琪花瑤草相暉映，玉蕊金英付護持。誰知得、真情意。博山下深深密約，洞房中悄悄幽期。

《四熬》

情乍漸漸親，頭妒交又解攜，回頭問別三年矣。爾思予兩行紅粉淚，予思爾幾句斷腸詩。鱗鴻絕、書難寄。百樣相思端緒，萬般離況情思。

《三煞》

可勝歎嗟！椿樹倒、痛在心，那堪岸泮嚴束繫。欲重來，奈多修阻不克諧。我的心情，秋冬春夏四時裡，恨怨悲傷四字兒。此無聊不在心，便在眉。令那割人腸的花開月白，那更苦人心的燕語鶯啼。

《二煞》

我只道破鏡不圓，誰承望去壁重歸。訴艱辛、一一從頭起耳才聞處腸先斷，口未言時淚早垂。相對幾聲長吁氣：哀哀怨怨，噫噫唏唏。

《煞尾》

此意兒重若山，此情兒融似泥。兩人莫負平生志。情黏骨髓刀難割，病入膏肓藥怎醫？任先生死死，要一處相依。

《尾聲》

如此如此，永由伊。由伊肯嫁情人，殞身做一個風流鬼。休獨使崔張、卓司馬專美。

自是之後，多會於漱玉亭上。

次夜，生復至，且約以是月中秋，相與踐東門之約。瑜允之。

次日，生將辭歸，適黎亦回，乃設席以待生。酒至半酣，黎起，舉杯謂生曰：「往日時誤結絲蘿，有乖國法，今思改正。且瑜娘，老夫所鍾愛者，不欲外適，恐致相見之難，將求佳婿以贅之。況且子既絆於文林，必歷乎仕路，但與瑜娘相呼為兄妹，不亦宜乎？」生聽其言，唯唯從命。復以紅羅一匹以與生，曰：「勞子遠來，無以為饋，聊以表吾違約之過。子其納之。」生亦受之不辭。宴罷，日暮，生回室，思欲與瑜一會，重申舊約，奈何無間可乘，轉輾反覆，莫能成寢。既曉，瑜乃命碧桃以囉鱗趾一片並近體一首以別生云：

間別三年始得逢，才逢數日卻匆匆；

一身歸去輕如葉，萬恨生來重似蓬。

莫把仙桃輕漏泄，好教雲翼早相從；

向來言約君須記，只在中秋一月中。

生歸家數日，復往舊約。及至，不復露身，但寓於佃夫之家，陰使老嫗為通情焉。至中秋夜，賞月罷散，俱已醉寢，瑜乃竊開後門走出時生正佇立俟候，忽見瑜至，相與同到寓所。命佃夫抬轎，至海濱。時舟在岸，生乃抱瑜登舟，渡海而東。半月間，始得登岸。其程中所作《八景》，附此：

《蘭房寂寞》

素娥今夜到蟾宮，鶴怨猿悲惆悵中；

香冷博山人不見，秋風秋雨泣寒蛩。

《花檻蕭條》

繞欄濃豔四時開，都是區區手自栽；

此生鶯花誰自主，故園猿鶴不勝哀。

《仙門夜月》

慘淡中秋半夜天，相期私出小門前；

回首見月顏何厚，步未移時淚已漣。

《古道秋風》

野草寒煙望眼荒，秋風颯颯樹蒼蒼；

不知此地是何處，怕聽猿聲恐斷腸。

《博浦開船》

平生不省出門前，今日飄零到海邊；

同駕木蘭從此去，鶴歸華表是何年？

《扁舟駕浪》

一葉輕舟鼓浪行，搖搖擺擺幾層層；

也知平日優游好，爭奈安從險處成。

《孤掉搖風》

苦愛風流不肯休，西風吹起浪波流；

人言舟裡黃泉近，終日昏昏怕舉頭。

《列樓登岸》

沙白茅黃海氣腥，人言此地是豐盈；

岸頭舉目非吾土，兩淚汪汪別二親。

登岸之際，忽見僕夫在彼俟候，迎瑜歸家。

即至，擇日設花燭之會，行合巹之禮。二人交歡之時，不啻若仙降也。乃於枕上共成一詞，以識喜云。詞名《一剪梅》：

「金菊花開玉簫秋，鸞下妝樓，鳳下妝樓。新人原是舊交遊，魚水相投，情意相投。舉案齊眉到白頭，千歲綢繆，百歲綢繆。頂香待月舊風流，從此休休，自此休休。」

自是之後，符氏緝知，具狀詞告於郡。

時卒郡者由進士出身，博學好事，亦重風情案，聞生之才名、瑜之佳譽，勒生與瑜供狀詞。輅供曰：

「伏以不告而娶，固知獲罪於聖門；竊負而逃，未免有乖於國法。雖然有咎，未必無因。謹具狀由，備陳始末。緣念我祖之妹、我父之姑，早適臨高之縣，厥姓曰符，厥官曰土，世居臨邑之鄉。所有孫女，正及可笄之歲；念予小子，先成結誼之盟。自是冰人親斷千金一諾，復兼月老更交禮於雙璧。玉鏡之台，吾已下矣；芙蓉之褥，余得隱焉。詎念人心不測，天地無常，俄焉時候，條爾云亡。彼海翁遽然易慮，慕彼千金之值，欺予六尺之孤，棄舊好而結新歡，見小利而忘大義。父心母意雖欲更張，女願男情黏滯不了，是以犯在色之戒，通知好之私。日盛月新，膠堅漆固，兩情難捨，百計無由。萬慮千思，惟恐破樂昌之鏡；三更半夜，遂竊效卓氏之逃。自博浦而下船，至烈樓而登岸。艱於山，險於水，始克到家；寄諸東，轉諸西，未遑寧處。冤家有頭債有主，已被告明；官司無黨亦無偏，從公勘審。今蒙喚問，所供是實，得罪惟甘。尚冀審緣由，果孰先而孰後；曲成斯美，俾有始而有終。望大人寬宏法之仁，小子遂宜家之樂。生則仰天而祈禱，死則結草以報恩。不在多言，伏乞台鑒。」

瑜娘供狀：

「妾瑜告則不得娶，所以悖理而私奔；觀過斯知仁，尚望容情而恕罪。荷申愜、上瀆高明。伏念瑜父生母育，忝處中閨，師順婉閒，謹訓內則。先時結誼，以締好於辜生；近日解盟，復許親於符氏。欲從乎先進，則不順乎親；欲適乎後人，則有於信是以猶豫而莫決，未知定向以適從，三思於心，兩端互執。出乎此則入乎彼，理勢必然；舍乎利而取乎義，心情方慊。況且符氏粗粗魯魯，孰若辜子昂昂，涇渭判然，薰蕕別矣；難離難合，不得不然。所以月下花前，預許偷香之約；更闌人靜，竟為懷璧之逃。駕一葦之仙舟，凌千層之碧浪；渡蓬萊之仙境，抵瓊館之名區。誰想洞房之樂方深，而符氏誣詞已下；枕席之歡未已，而府中胥吏來拘。自作自歡，事已發矣；吐情吐實，伏乞鑒焉。尚冀秦台之鏡照臨，孟母之刀剖析。庶俾一段良緣，始終美滿；免喪三分微命，翕刻雲亡。夫如是，則妾再生之辰也。謹具厥由，詳情乎理。」

郡才卒覽畢，以硃筆判曰：

蓋聞《易》備三才，貴陰陽之正義；《詩》稱四始，開男女之及時。《春秋》著謹始之友，經書重大婚之禮。茲乃彝倫之大，實為風化之原。著於理逕昭昭者也；傳諸後世，郁郁乎哉！矧今聖化，人物衣冠之盛，不異中州，尚期媲美於魯鄒，豈意猶存於鄭衛。切照書生辜輅，初知文墨，略涉詩書，況能懷席上之珍，何患無書中之玉？處子瑜娘，生長富華，性質婉婉，何不韞匱藏之寶，待夫善價之沽？處子瑜娘，生長富華，性質婉婉，何不韞匱藏之寶，待夫善價之沽！卻乃逞己私情，污吾淳俗，非獨有違於國法，抑且有叛於聖經。揆諸理而罪固難逃，原其心而情實可恕。再照土官黎稠，蠹小黎蠻，野哉羯者，不能修理幃幕，安能制服黎民？矧令背約欺孤，損貧就富，事由其始，罪所當先。原告符氏，猴頭曾尾，狼子野心，不能揣己自量，卻又奪人匹配。且復捏虛詞誣告，欺誑官司，理既有虧，法當坐罪。牽連之人數，各科斷於本條。嗚呼！一理所存，兩端互執。欲斷地之符氏，恐開爭占之方；欲斷之辜生，慮起淫奔之路。是故度以中正之道，宜歸父母之家。風流案自此打開，陷入坑從今填滿。曠夫怒女，永無問言；債主冤家，大家解結。一惟聖朝之律，深懲蕩俗之非。凡諸後生，當鑒前轍。判語已畢，合屬施行。」

於是命黎父領之回。

先是，二人淹滯囹圄，極情悽慘。乃至判斷明白，將使瑜父領瑜

前回，二人相語別曰：「妾與君歷盡危險，備經辛苦，猶不得遂其美滿之情，今日繫於囹圄之門，此人之意惡者也。非緣兄，亦不出此。我父又將領妾遠回，今夜與君於此，不知明日又在何處也。死則已矣，倘若不死，庶毋相忘於患難之中。」二人抱頭大慟，絕而復甦者數次既而，拭淚立會數次，極其綢繆，不覺樵閣日上三竿。女遂自摘其髮繫生之臂，生亦摘髮以繫瑜臂。已而，仰天歎曰：「縱今生不得為同室人，亦當死為同穴鬼；縱有死生之殊，永無違背之異。皇天后土，其證之焉！」瑜乃口《沁園春》一闕，歌以別生。每歌一句，長歎一聲。滿獄聞之，莫不掩泣。歌曰：

「夫為妻去，妻為夫死，死又何難？念狼虎叢中，曾經險阻，鑊湯獄裡，受盡辛酸。有口難言，含冤莫訴，碎了心腸爛了肝，愁殺處，見君尤縲泄，我獨生還。

恩情萬鍾千般，誓死死生生永不單。這三世冤家無解結，一條性命惜摧殘！生不同衾，死當同穴，付與符氏冷眼看。須記取，綿綿長恨，天上人間。」

女別時，生之婢女以酒送瑜。瑜出一簡以付之，使其與生。乃《醉春風》詞一曲：「玉貌減容色，柳腰無氣力。可憐好事到頭非。啾啾唧唧，彩鳳分飛。寶瓶墜井，魂招不得。-----回頭長歎息，血點蓋胸臆。乾坤有盡意無窮，惜惜愁愁，嗟嗟歎歎，相思罔極。」

瑜娘既出，生亦疏放，而溺於所愛，恩愈厚而情愈深，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寐，癡癡呆呆，如醉如夢，動靜語默，皆思瑜之心形也。其至精神耗損，容有變色，所為之事，旋踵而忘，不知其與苟情崔嵬，孰果先而孰後來。嘗作《玉蝴蝶》令一闕云：

「憔悴玉人去也，深盟已負，幽怨難招。終日昏昏，無賴無聊。恨如山，重峰疊嶂；悉若線，萬緒千條。想嬌娘，眼波波深恨，旆搖搖難招-----遊魂飛散，金釵脫股，玉帶寬腰。被冷香殘，蘭房寂寂，長夜迢迢。僧金迦，倩誰解結？風流案，何日能消？可憐俏玉人何在，風雨蕭蕭。」

又詩曰：

「臨風長歎息，好事到頭非。一點心難朽，千年願已違。離鸞終日怨，塞雁幾時回？寂寂寒窗下，無言也淚垂。誰想鳳和凰，翻

成參與商。燈殘心尚在，燭冷淚還長。當日司馬，如今似樂昌。相思成痼疾，自覺斷中腸。」

瑜娘自歸之後，黎幽之冷室，使之自盡。瑜終日獨自悲吟，欲殞命，然以未得與生決別，尚不能忍，乃作哀詞八首以弔云：

「暗室兮寥寥，長夜兮迢迢。欣歡兮今何在，天涯兮亦何遙。愁頻結兮不能消，魂已飛兮不能招。風流債兮償未了，鴛鴦頸兮何時交。」

妾心兮悲又悲，皇天兮知不知？想思兮此際，相見兮何時？雁兒東去，燕兒西歸，鏡已分兮釵已離。心盟有在兮君應不違，靈神作證兮吾將誰依？在天願作兮比翼鳥，在地願為兮連理枝。天地兮無窮盡，此情兮無絕期。

日在兮青天，魚在兮深淵。天與淵兮懸何切，我與君兮合無緣！不怨父兮不怨母，不怨人兮不怨天。但怨紅顏多薄命，倚門長歎淚漣漣。

幽室無人兮與鬼交親，微喘苟存兮與鬼為鄰。愁眉兮終日顰，幽恨兮幾時伸。誓此生兮不惜身，即與子兮合其真。生當為兮同室人，死當為兮同穴塵。

春風桃李兮今何在，秋雨梧桐兮增感慨。填不平兮美滿坑，償未了兮風流債。香羅重解兮何時，佳期已失兮難再。

百年伉儷兮一旦分張，覆水難收兮拳拳盼望。倘若不遂所懷兮死也何妨，正好烈烈轟轟兮便做一場。莫教專美兮待月西廂，何心偃仰兮苦戀時光。

樹欲靜兮風不休，梗欲停兮波不流。海縱柘兮心尚在，石雖爛兮情猶存。於今堪歎亦堪悲，無緣佳期不到頭。甘向牡丹花下死，便為情鬼也風流。

只為君情兮苦牽纏，遂使今日兮受斯愆。竊負而逃兮真可憐，縲紲而拘兮猶可憐。父兮母兮不相見，只兮弟兮不相捐。與其苟生於人世，孰若飲恨於黃泉！」

詞成，黎以公幹之縣，祖姑乃竊開縱瑜潛而出。

時生家僕來探訪消息，瑜乃出一簡付之，命遺與生。生拆視之，不覺放聲大哭。其書曰：

「妾與君自交會以來，殆始四載於斯矣。吾兄使妾眷戀之心始終弗替，綢繆之意生死弗改。瑜月下之盟，口血猶未乾也；燈前之語，德音尚在耳也。妾拳拳是念，切切惟思，未嘗一日而去懷，惟冀與子偕老而已。曩者中秋之行，始得遂志，自謂可以馴至百年而不負，燈前月下之心遂矣。奈何無知惡小切齒，在州構成官訟，遂至釵分鏡破，簪折瓶沉。父母惡之，鄉人賤之，臭穢彰聞，閨門駢笑，良可悲夫！妾今幽居別室，風月不通。正欲自盡也，則恐自經溝瀆，人莫知之；正欲苟存也，則將何面目去見父母？是以猶豫未決，思欲與子一訣而後捐身也。嗚呼！百年伉儷，一旦分張；千載佳期，時難再得。想迎風待月之時，握雨攜雲之會，其可得乎？吁！不可得也。此妾之所以長歎深悲者也，所以飲恨長逝者也。妾所以作哀詞錄之以奉呈焉，以表生死不忘之志。瑜泣血謹書。」

生覽畢，忽焉如有所失，乃作《嗟嗟鳳侶》六章以自廣云：

「嗟嗟鳳侶，在天一方。思之不見，我心孔傷。

嗟嗟鳳侶，在天一涯。思之不見，我心孔悲。

嗟嗟鳳侶，非梧不棲。胡為乎哉，一東一西。

嗟嗟鳳侶，非竹不食。胡為乎哉，一南一北。

嗟嗟鳳侶，遭幽囚兮。一日不見，如三秋兮。

嗟嗟鳳侶，落樊籠兮。一日不見，如三秋兮，使我心忡忡兮。」

生即日促裝兼道而行，直抵黎之左右潛居焉。使人以密告祖姑。祖姑密以告瑜。瑜聞生至，思得一見而無由，乃作《首尾吟》二律以饋生云：

「生不從兮死亦從，天長地久恨無窮----玉繩未上瓶先墜，全軫初調曲已終----烈女有心終化石，鮫人何術更乘風？拳拳致祝無他意，生不相從死亦從。」

生不相從死亦從，吁嗟好事轉頭空。睽違已似河邊柳，偶得全憑塞上翁。幽香未消幽恨結，此身雖異此心同。拳拳致祝無他意，生不相從死亦從。」

辜生是日又得此詩，越加憂慘。知瑜以死相許也，乃溺恨燥腸作賦，名曰《鍾情》，密以饋女云：

「予自與卿交合之後，悲歡離合，莫不備經。然後知吾二人鍾情之至，亙古至今，天上人間所未有者也。自前寓此，倉卒並日，埋身晦跡，一月餘矣。思與子一會，以敘往昔之好，以成往昔之盟，以諧往日之願，以踐往日之言，不可復得，可勝歎哉！近得子所作《首尾吟》二律，感傷悲感，怨恨悽慘，且以見吾子之無二志矣。讀之再三，感之不已。嗚呼！不知何時復得相見也。茲不揆愚魯，強寫情懷，作成鄙賦一篇，名曰《鍾情》。夫情所鍾者，皆吾與子經歷之所履也，不待贅言已可知矣，然未有因言而見心者也。吁！韓子所謂『物不得其平則鳴』，豈虛語哉！今因人便，敬述謬作以寄吾子，希吾子其彩子。雖然，文華雖工，無補於事，要在踐言耳。同生死人辜輅拜獻賦曰：

心動為情，與生俱生。蘊之而為至中之德，發之而為至和之聲。至微至妙，惟純惟精。因乎萬物之感，故有二者之名。歎夫人之所稟雖同，我之所鍾獨異。非憂懼之切心，匪愛惡之介意。杳杳焉莫究其由，茫茫焉莫窺其際。但見感乎物，應乎中，觸於目，著於躬。乾旋坤轉，吾情之無窮也；日往用來，吾情之交通也；春風和氣，吾情之衝融也；驟雨濃去，吾情之朦朧也；淚之灑然，氣之噓然，吾情之所以如山如峰也。然一身之有限，而萬狀之無涯。既而樂之，樂忽變而哀，情之所鍾，為何如哉！察其所由，源源而來。想其月明風清，寂無人聲；蘭啟矣。情人止矣。爾乃一氣潛消，兩情不已；貫兩玉而一串，洽兩身而一體。歲羽歲羽 焉焉猗猗焉，不啻乎鳳之和鳴、枝之連理也。雖文蕭之絆彩鸞、三郎之幸妃子，天下鍾情之樂，又豈加於此哉！至若子規聲若秋閨夜雨，人既歸兮，臂既解兮，爾乃恨結於心，愁塞於眉，嗟赤繩之緣薄，歎鱗雁之音稀，肅肅焉，切切焉，奚啻乎雁之失群鸞之分飛也。雖溺愛之苟情、多情之崔嵬，天下鍾情之苦，又豈有加於此哉！嗚呼！噫嘻！吾之與之，交情之至，此於此矣！粉牆，游洞房，待月明，竊仙香，趕雲雨之幽會，期天地而長久，此情之鍾於樂之一也。及其辭閨苑，歸瓊館，赴月之流邁，傷春景之不返，此情之鍾而為若之一也及至久別而相逢，久窒而復通，攜琴以遂相如，舉案以待梁鴻，此又情之鍾而為若之一也。詎意事發入於公門，身居於囹圄，埋尤劍於獄中，分明鏡於江滸，此又情之所鍾而為苦之一也，情兮情兮，鍾情立此當何如！樂極哀生，言既不虛；苦盡甘來，方豈我誣？悼往者之不可救，念來者之猶可圖。望趙卿之返璧期合浦之珠還哲此心兮，生死不殊；誓此情兮一生死不渝，身雖異處，情非

途。卿其我乎？我其卿乎？鍾情這賦，止於如斯，復何言之可言。仍從而歌之曰：乾坤易盡兮，情不可極。雲霧可消兮，情難釋。江海可量兮，情難測。情之起，先天地無地無始。情之穹後天地無終。微此人兮，吾誰與同？微此情兮，吾何以。」

瑜覽賦畢，不覺失聲大哭。既而，援筆修書一覽以答生云：

同生死人妾瑜試淚含涕，謹布心聲，特令便人代為申達微意，以瀆情人辜兄：妾惟悲歡相繼，雖事勢之必然，生死同途，人情之至原。皇上后土，鑒一生無二之心；霜竹雪梅，乘萬古不移之節。春情如海，永不枯乾；盟誓若山，何由轉動。但惹---短短，特在人亡，空垂首於九原，枉分身於兩處，為此悲耳，豈不哀哉！妾今在幽房，何殊地獄。吞聲哽咽，絕如泣血之子規，顧影悲吟，恰似失群之孤雁。欲苟延性會，親卻不後；將殞滅生身區兄又不至。傷心積恨，豈止一端；殘喘微軀，惟欠一死，感兄不棄，幸輕百里而來詢：嗟妾無緣，不得一朝而朝見室邇人遐懷恨焉；月缺花殘，實可傷也。近得情書飛墜，華翰傳來，別亮新奇，淒涼慘切，備盡悲歡離合之狀，極夫風流慷慨之言。蹙額開緘，含淚披讀，泄胸中之苦趣，開筆下之陳言。奈何紙短情長，未免言窮意並，伏乞採之，實為幸也。」

黎歸，聞其母縱瑜，大怒，愈加禁錮，節其飲食。生潛往月餘，不通其消息，愈加憂快。然賴祖姑時加問，且命生姑留於此，因便竊發。

又月餘，值黎岳父之誕辰，黎偕其妻俱往之外氏。是夜，祖姑乃穴牆縱瑜而出，命佃人舁之，隨生東歸。

數日至家，再設花燭之宴，重誓山海之盟。生乃命婢把酒，與瑜共飲。歡甚，生口占一絕以侑女云：

經霜松柏愈森森，足見平生鐵石心；

今夜燈前一杯酒，故人端為故人斟。

瑜接卮，亦吟一絕以答生云：

經霜松柏愈蒼蒼，足見平生鐵石腸；

今夜燈前一杯酒，故人端為故人嘗。

瑜復酌酒，再酬生云：

經霜松柏愈班班，足見平生鐵石肝；

今夜燈前一杯酒，故人端為故人談。

瑜接卮，亦吟以復云：

經霜松柏愈青青，足見平生鐵石盟；

今夜燈前一杯酒，故人端為故人傾。

瑜歸之後，祖姑乘間勸黎，因許瑜歸寧。祖姑密使人報生如，夫妻遂備禮起行。既至，俯伏請罪。居月餘方歸。

瑜娘孝敬其姑，恭順其夫，待姊妹以和友為先，遇僕婢以恩惠為本。一家內外，無不敬之。機杼之精，剪制之巧，為一時之冠，時譽翕然稱之。暇日，則與生吟詠。厥後生擢巍科，偕老百年，永終天命。

玉峰主人與生交契甚篤，一旦以所經事跡、舊作詩詞備錄付予，今為之作傳焉。既成，乃為之贊曰：

偉哉辜生！卓冠群英，玉質金聲。懿哉瑜娘！秀出群芳，國色天香。日秀日芳。今古無雙。可羨可嘉，千載奇逢。意密情濃，成始成終。洋洋美譽，流播鄉閭，莫不曰善。斯色斯才，生我瓊台，猗歟休哉。玉峰主人，筆力通神，相像寫真，作此傳讓，傳之天涯。」

玉峰主人慶生詩：

幾回離合幾悲歡，如此鍾情世所難；

雪凍不催松落落，飛蛾難掩月團團。

豐城龍劍分終會，合浦明珠去又還；

從此玄霜俱用盡，好將詩句詠關關。

俟軒陳隱公詩：

好將詩句詠關關，青鳥何妨再探看；

無可奈何風大急，似曾相識月團團。

畫蛇笑彼安蛇足，失馬知君得馬還；

好把風流收拾起，早攜書劍上長安。

玉峰主人結：

早攜書劍上長安，莫戀人家歲月長；

金榜題名千古舊，布衣換卻錦衣還。

張於湖傳

宋朝淮西和州涇陽縣，有一秀才，姓張，名孝祥，字安谷，號於湖。腹中背記五車書，胸內包藏千古史。因戀新婚，不赴科第。其父作詩以誡之，云：

西風颯颯逼槐黃，文士紛紛赴選場；

休戀鳳衾鴛被暖，桂花香似麝蘭香。

於湖見詩，遂上京應舉。幸喜高登，除授江西臨江縣尹。在任一清如水，四民咸仰。一日餘閒，往臨江亭觀玩。但見山青水秀，景物鮮明。見正面屏風畫著瀟湘八景，左壁「范蠡歸湖」，右壁「子房歸山」。攸攸之樂，猛然觸心，遂於壁上題詩一首云：

洞庭潮送客，景物晚煙籠；

雨過山嵐靜，潮回港艫通。

北去搜千疊，南來轉萬蓬；

不欲趨潮去，江邊學釣翁。

題畢，歸衙。

後不覺日月如梭，三年任滿，越升州通判。未任一年，改升金陵建康府尹。帶領伴僕王安，僱船前去。

來到揚子江，過金山寺，見十數人駕快船一隻，問云：「來船莫不是建康府尹張爺爺的麼？」於湖叫王安答道：「只說不是。」王安依言回答。那接官公人去了。王安問曰：「相公因何不要公人跟隨入城？」於湖曰：「他們跟著，不得閒行遊玩。且同你入城尋親訪友，茶坊酒肆，勾欄寺觀，俱以遊玩，方可理任。」

來到通江橋邊，時八月天氣，尚且炎熱。於湖吩咐王安：「上岸尋個寺觀，燒湯洗浴。」王安行無半里，見一座道觀，向前與門公唱喏，曰：「我官人行船辛苦，欲借浴室洗澡，未知允否？」門公曰：「待小人與觀主說知，然後請進。」門公告觀主。觀主曰：「天氣炎熱，洗浴何妨。」傳語請入。

王安報知於湖。於湖即入軒前與觀主相見。但見觀主頭戴星冠，身披鶴氅，人物清標，丰姿伶俐。於湖暗忖曰：「不知來到此間，得遇此觀主恁般風韻。」遂調《西江月》詞一闕，單道觀主妙處：

「半舊鞋兒著穩，重糊紙搨風多。隔年煮酒味偏濃，雨過天桃色重。強距公雞快鬥，尾長山雉梟雄。燒殘銀燭燄頭紅，半老佳人可共。」

吟畢，與觀主分賓主而坐，觀主問曰：「尊官何處？高姓大名？因什到此？」於湖曰：「小生洛陽人氏，姓何，名通甫。遊玩至此，天氣炎熱，致到上宮，借求一浴。請問觀主高姓？貴壽？」觀主答曰：「貧道在俗姓潘，年四十有八，諱名法成。」正說之間，簾櫳響處，只見一人俄然而入，頭戴七星冠，身披紫霞服，皂絲縑，紅履，約有二十餘歲，顏色如三十三天天上女臨凡世，精神似八十一洞洞中仙女下瑤池。生得丰姿伶俐，冠乎天成。於湖一見，蕩卻三魂，散了七魄。觀主令她進前，稽首施禮華，佇立一旁，啟唇問曰：「官宰高姓？」於湖曰：「姓何，名通甫。」那道姑曰：「小道事冗，不及陪奉。」稽首而去。於湖曰：「好個佳人，可惜做了道姑。」又問觀主曰：「適間來者是何院觀主？」曰：「就是敝觀知客。」

正問之間，只見小童請相公沐浴。於湖至浴室浴罷，到客房梳篋整冠。值門公在側，便問：「門公多少年紀？」門公曰：「小人今年六十二歲。」於湖曰：「你在此幾年？」門公曰：「有二十餘年。」於湖又問曰：「你身上衣服，誰管你的？」門公曰：「小人但得三餐足矣。衣服有無，隨時過日。」於湖謂王安曰：「你去船中取布一匹，賜與門公做衣服穿。」王安取與門公。門公拜謝。於湖就問門公曰：「方才鶴軒相見，姓名什麼？哪裡人氏？今年幾何？」門公曰：「姓陳，名妙常，今年二十三歲，金陵建康府人氏。」於湖曰：「她的宿房在哪裡？」門公曰：「在東廊第一間便是。」言未已，被女童來請相公晚齋撞散。

於湖到鶴軒相見，謂觀主曰：「蒙容洗浴，又賜晚齋，何以克當？生之舟中炎熱，故假館借宿一宵，來日便行，自當拜謝。」觀主曰：「無妨。如若未行，寬住幾日。」

當晚齋罷，於湖閒步東廊之下，明月如畫，吟詩一首：

浩蕩偏宜八月秋，蟾光皎潔照諸州；

誰家寶鏡新磨出，掛在長空忘卻收？

閒行之間，聽得琴聲響亮，見座黑門樓半開，挨身而入。見十餘個道姑盤環而坐，知客中坐撫琴。於湖歎曰：「此女正是鳳凰入雞伴，難以類比。」正看之際，忽然琴弦已斷。知客曰：「莫不是有人盜聽吾琴？」於湖慌忙而轉身，言曰：「何年日月，再逢此女，吾願足知。」遂題詩一首於粉壁，以歎其美：

星斗當天月正圓，忽聞窗畔理琴弦；

瑤池降下真仙子，看罷教為獨慘然。

尾後書「洛陽才子何通甫題」。題畢，回房歇息。

次早，門公來請早齋。齋罷，卻待收拾起程，只見門公報曰：「知客有請。」於湖即至知客房中，分賓主而坐。茶罷，知客曰：「夜來軒中有失迎迓。」於湖曰：「冒瀆多端，不罪幸矣。」觀見壁上有詩，而讀曰：

曉日瑤台夜氣清，天風吹落步雲聲。

塵根未盡俗緣在，千里關山月正明。

於湖讀罷，問曰：「此詩何人所作？」知客答曰：「昔漢光武游王母宮，見仙妃在彼，數日撫琴，故作此詩。第一曰，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，故作『天風吹落步雲聲』。」於湖暗忖：「十分人物，寫作俱高，有十二分奇妙。」知客曰：「小道今日上殿回來，見壁間有佳作，重蒙過獎。」於湖曰：「小生衝撞貴寓，竊聽琴音，回房亂道《臨江仙》小詞以奉。」知客拆開讀之曰：

「誤入蓬萊仙洞裡，松陰忽睹數嬋娟。眾中一個最堪憐。瑤琴橫膝上，共坐飲霞觴。雲鎖洞房歸去晚，月華冷氣侵高堂。覺來猶自惜餘香。有心歸洛浦，無計到巫山。」

知客看罷，忖曰：「正是引賊入寨。」於湖曰：「休要見笑。」知客曰：「重蒙所賜，又好笑，又好惱，小道意欲答相公，勿罪。」於湖曰：「小生誠為拋磚引玉耳。乞見教。」知客落筆即寫《楊柳枝詞》一闕云：

「襄王魂夢雲雨期，兩心癡，子今無計戀瓊姬，自著迷。道心堅似絮沾泥，不往飛。任取楊枝作柳枝，強挨屍。」

寫罷，於湖觀看，大笑。知客曰：「斑門弄斧，幸勿哂焉。」於湖曰：「誠所謂人才雙全，非世之常出也。」然於湖看畢，亦作《楊柳枝》詞以奉云：

「碧玉冠簪金縷衣，雪如肌。從今休去說西施，怎如伊。杏臉桃腮不傅粉，最偏宜。好對眉兒好眼兒，覷人遲。」

寫畢，知客觀見，不語，亦作前詞以答：

「清淨堂前不捲簾，景幽然。閒花野草漫連天，莫胡言。獨坐黃昏誰是伴？一爐煙。閒來窗下理琴弦，小神仙。」

於湖看畢，即忙起身。知客曰：「言詞冒犯，宥非為幸。」於湖謝別，到船中叫王安取絹一匹，送至觀中，謝了觀主。進城上任理事。

那陳妙常懊恨不及，從此惹起凡心，常有思念之意。不覺又是十月初一日，本觀設齋，會集眾道姑，道姑齊來與觀主稽首。正問答間，門公報曰：「外有一秀才，言稱和州涇陽縣人，姓潘，要見觀主。」觀主曰：「請他進來。」門公出去，引到鶴軒相見。觀主問曰：「姪兒幾時到此？」那潘必正拜了四拜，退而言曰：「列位姑姑，就此相見。」眾道姑還禮，俱各請坐。觀主與潘必正相見。

「這是我姪兒潘必正也。從家而來，家眷安否？」必正曰：「俱各平安，有書在此。」觀主曰：「幾時離家？」必正曰：「舊歲十二月離家，正月到京應舉，二月初九頭場過了，忽然患病，未得終場。待欲回家，奈有書在此，未及下得，所以特來拜見。」觀主曰：「行李在何處？」必正曰：「在船上。」觀主曰：「你與門公去搬上來，住數日，另討船回去。」必正同門公將行李搬至觀中。觀主叫女童灑掃後房，與必正安歇。

次早，必正到各道姑房裡相訪。閒坐之間，問門公姓名。門公曰：「小人姓戚，名中立。」必正又問曰：「東廊盡頭那個道姑，姑什名誰？」門公曰：「姓陳，名妙常。吟詩作賦，撫琴誦經，無有不能。」必正

曰：「曾有秀才過客與她賡和否？」戚公曰：「曾有外客人，姓名通甫，號為洛陽才子。是我引他見妙常，將布一匹，送與小人。」必正即將綿紵由海青一件與他，又吩咐曰：「休對人說我將衣服送你。」戚公謝曰：「小人謹領。」必正就調一個《相見楊柳詞》封了，令門公送與知客。

門公見妙常曰：「潘官人特來相訪。」妙常微笑曰：「在哪裡？請進。」必正向前施禮，分賓主而坐。茶罷，必正曰：「適間小生送一柬，奉呈叱覽，孔幸。」妙常讀曰：

「傍觀道觀過茅屋，驚人目。星冠珠履逍遙服，能妝束。絕世儀容瓊姬態，傾城國。淡妝全無半點俗，荆山玉。」

妙常看畢，驚曰：「此人言詞典雅，字若龍蛇，沉兼人物厚重，比那何家大不同。」妙常曰：「多承佳句。請問官人青春有幾？」必正曰：「二十有五。」又曰：「哪月壽旦？」必正曰：「八月十三。」妙常曰：「官人是。」必正曰：「知客是幾時壽旦？」妙常曰：「目下不遠。」

正說之間，小童來請，曰：「觀主有請。」必正即回。見了觀主，觀主問曰：「你這幾日身體如何？」必正曰：「托庇苟安。」觀主曰：「小心住一程回去。」必正曰：「以是攪擾姑娘。」茶罷，相別。

到房中，自思曰：「回心甚急，奈被此人勾住，又得姑娘相留。」十分喜悅，就在房中撫琴。陳妙常在花園聽，曰：「此曲乃《鳳求凰》也。」暗暗喝采而回。

次日，妙常使女童來請必正吃茶。必正即到房內，依次而坐。茶罷，妙常將琴放在几上，燒炷好香，打個稽首，請必正撫琴。必正曰：「不能。」妙常曰：「何故太謙？」觀主曰：「必正先撫一曲，然後知客亦撫。」撫畢，各自散了。

自此，往來半月。一日，必正走到妙常房中。女童曰：「官人請坐。」必正曰：「師父何在？」女童曰：「去石城長春院訪一觀主，未回。」必正見書廚未鎖，開拿一部《通鑑》來看。內有一帖，見了大驚，去了三魂，蕩了七魄。讀曰：

「松院青燈閃閃，芸窗鐘鼓沉沉。黃昏獨自展孤衾，欲睡先愁不穩。一念靜中思動，遍身慾火難禁，強將津唾咽凡心，爭奈凡心轉盛。」

必正曰：「此是凡胎俗骨，何苦出家，有此怨意？不若乘機嘲戲，她若不從，卻有招詞在此。」亦寫《西江月》一首云：

「玉貌何須傅粉，仙花豈類凡花。終朝只去戀黃芽，不顧星前月下。冠上星簪北斗，案頭經誦《南華》。未知何日到仙家，曾許彩鸞同跨。」

寫畢，放在硯匣底下，露些紙角出來。把《通鑑》安頓了，卻待轉身，妙常回來，與必正相見，敘禮坐定。必正問曰：「何來？」妙常曰：「長春院觀主患病，去訪，留吃中飯。有失相逐。敢問潘官人中膳否？」必正曰：「正欲回房吃飯。」妙常曰：「寬坐，取琴來請教一曲。」取琴安兒，見硯匣下一簡，拿出觀看。此時柳眉剔起，星眼圓睜，叫道：「好也！好也！潘必正，是何道理！此間是清淨道場，祝聖之所，寫什淫詞豔曲，調戲良人！先到觀主處說明，再到官府處定奪！」必正雙膝跪下，曰：「望師兄高抬貴手，一時狂興，誤寫此詞，伏乞恕罪！」妙常曰：「你是讀書之人，此理難容！定要與觀主說知，再不許上我門來！」必正曰：「自古道『有風不可使盡帆。』有應即對，有問即答。」妙常曰：「我有什言詞許你？」必正曰：「『強將津唾咽凡心，爭奈凡心轉盛。』斯言果何謂耶？」妙常回嗔作喜，曰：「從何而來？」必正曰：「在我袖中。」妙常用手來取，卻被必正抱住，曰：「同到你觀主處說明，卻送官司定奪。」妙常陪笑曰：「罷了，落在你手中。」眉來眼去，情興如火。必正曰：「且將這兩個女童如何發落？」妙常就叫兩個女童送一幅素絹與長春院觀主，這兩個女童去了。

必正妙常乃攜手同入蘭房。必正曰：「死生不忘卿恩。」妙常曰：「你莫比等閒看，我身猶處子，並無點泄。」卸下星冠，脫下衣服，取一幅白香綾帕，親手取紅。必正見了，心中大喜。妙常曰：「潘郎，這是五百年前結了這段姻緣，今日交付與君，休使賤妾有白頭之歎。」交會間，恰似鴛鴦戲水，渾如鸞鳳穿花。喜孜孜連理共枝，美甘甘同心結蒂。恰恰鶯聲，不離耳畔；喃喃燕語，甜吐舌頭。楊柳腰，點點春濃；櫻桃口，微微氣喘。星眼朦朧，細細汗流香玉體；酥胸蕩蕩，涓涓露滴牡丹心。真合美愛色情多，怎比偷香滋味別。又有一篇《南鄉子》詞單道日間雲雨。詞曰：

「情興兩和諧，揷定香肩臉貼腮。手摸酥胸軟似綿，美奇哉！褪了褲兒脫繡鞋。玉體著郎懷，舌送丁香口便開。倒鳳顛鸞雲雨罷，多情今夜千萬早些來。」

雲雨罷，起，妙常帶了冠子，問曰：「還是帶冠子好，不帶冠子好？」必正遂作《鷓鴣天》一闕云：

「卸下星冠睹玉容，宛如神女下巫峰。霎時雲雨歡娛罷，無限恩情兩意濃。輕摟抱，款相從，時間一度一春風。若還得遂平生願，盡在今宵一夢中。」

妙常看罷，曰：「今夜不許你再來。我要上殿誦經，不可污了身體。」必正曰：「總不如錦帳歡娛，便是非常之樂。」妙常曰：「不要閒說。」必正遂出一聯，與妙常對云：

霎時雲雨，難同徹夜之歡娛。

妙常對云：

半晌恩情，怎比通宵之快樂。

必正曰：「承蒙不阻，犬馬不能報也。今夜莫上殿罷。」妙常曰：「待我上殿回來，你房正連著我房，晚間掇梯從牆上過來，使觀主不疑。」必正歡喜無限，吟詩一首云：

一見仙容不下懷，愁眉深鎖幾曾開？

多蒙窈窕慙慙意，暮暮朝朝暗約來。

寫畢，妙常看罷，大怒，回詩一首：

君還欲我隔千山，我欲還君彈指間；

今日與君成配偶，莫將容易意闌珊。

必正曰：「承蒙師兄佳意，我輩如何發遣？」妙常回嗔作喜，曰：「自今為始，以夫婦敘禮，不許以師兄稱。」正說之間，女童回來，阻生。必正作別回房。

次早，見姑娘。姑娘曰：「姪兒身體如何？」必正曰：「稍安。」辭別回房，坐定，自思：「妙常生得十分人物，寫作俱高。」正欲撥梯過牆，只見日色未落，不得到晚，口吟一詩云：

紅輪何苦不銜山？佇立階前幾度看。

但得疏星三四點，免教仙子候花間。

吟畢，只聞樓頭鼓播，寺內鐘鳴，眾道姑上殿各散，回房睡了。必正關了房門，正欲撥梯過牆之際，只聽得隔牆叫一聲，「潘必正！」叫者是何人？

花面金剛，玉體魔王。綺羅織就豺狼。法場斗帳，牢獄牙牀。柳眉刀，星眼劍，絳唇槍。口美香舌，蛇蠍心腸。共他者，無不遭殃。纖塵落水，片雪投湯。秦是強，吳越比，也為他亡。早知色是傷人劍，殺盡世人也不妨。

必正聽叫，連忙下來，卻是姑娘。姑娘曰：「你哪裡去？」必正曰：「登廁。」姑娘曰：「你彈一曲《鳳友鸞交》與我聽者。」必正即撫。及畢，姑娘去了。

必正依舊上牆，陳妙常接著下來，兩個攜手到亭子上，並肩而坐。妙常曰：「你先上牆來了，如何又下去撫琴？」必正曰：「如此，如此。」妙常曰：「早是不曾過來，倘若被她看見，如何是好？」必正看看一座好花園，但見：

淡煙籠院宇，薄霧罩池塘。雙雙粉蝶宿花叢，對對游蜂穿柳砌。湖山隱，依稀見座峰尖；池沼汀清，彷彿一天星斗。颯颯金風穿繡幕，團團明月透珠簾。

妙常曰：「等你不來，因見湖山石眼透出月光，遂吟一絕云：

蟾蜍一線透湖山，斜倚欄杆偷眼看；

仰觀斗柄橫三點，心忙移步出花間。

必正聽得，大笑曰：「我不能得日落，口吟四句，韻腳一般相同。」妙常曰：「願聞。」必正吟曰：

紅輪何苦不銜山，佇立階前幾度看。

但見疏星三四點，免教仙子候花間。

妙常曰：「何斯不約而自同如此？」必正曰：「我與你同心同意，前世分定夫妻。」言罷，二人入房，解衣共寢，覆雨翻云。正是：歡娛嫌夜短，顛鸞倒鳳，猶如粉蝶探花心。歡戲間，不覺天曉。必正仍歸舊路去了。

次日，見姑娘。姑娘曰：「吃早飯未？」必正曰：「未曾吃。適來偶見一太醫，看脈，說我身體甚是虛弱，若不用葷腥調理，恐傷性命。」姑娘聽罷，吃了一驚。便叫門公買酒肉果品之類，送在必正房中。必正檢入。

到晚，將酒肴與妙常同飲。正是：竹葉穿心過，桃花上臉來；茶為花博士，酒是色媒人。燈光之下，看妙常有傾國傾城之色。口占《菩薩蠻》一闕云：

「芸房空鎖傾城色，萬態千嬌誰能及？何幸到鸞幃，春心不自持。點染香羅帕，遂我平生願。此處會雲英，何須上玉京？」

妙常聽罷，亦口占《菩薩蠻》云：

「香衾初展芭蕉綠，垂楊枝上流鶯宿。花嫩不禁揉，春風卒未休。千金身已破，默默愁眉鎖。密語囑檀郎，人前口謹防。」

必正看罷，情興越濃，遂解帶雲雨。及罷，即於枕上說海誓山盟，就中訴深情蜜意。忽聞鄰雞三唱，最怪的曉霞穿碧落，偏嫌的紅日照紗窗。必正披衣起，回。

自是之後，約有半年之期。必正一日與妙常閒坐，只見妙常兩眼垂淚，眉頭不展。必正將手帕與妙常試了眼淚，問曰：「因何這等煩惱？」妙常袖裡取出一個帖子，遞與必正，必正看時，卻是《臨江仙》詞一闕，云：

「眉似雲開初月，纖纖一搵腰肢。與君相識未多時，不知因個什，裙帶短些兒。茶飯不餐常似病，終朝如醉如癡。此情尤恐外人知，專將心腹事，報與粉郎知。」必正看畢，曰：「既有此事，何不早說？有何難哉！」妙常曰：「我平日在此欺著手下的人，今日做出這醜事，如何是了？只得尋個死路，免污他人耳目。」淚下如雨。必正曰：「但放心懷。待我明日入城，贖一帖墮胎藥。吃了便好。」妙常曰：「我曉得你做個脫身之計，去了不回。我命只在今夜。」必正曰：「若有此心，天地不佑。」

辭別妙常，入到城中。正行間，只見喝道前來，必正避不及，街傍佇立。卻是必正的故友張於湖。於湖一見必正，連叫：「住轎！」與必正相見。邀必正同到府中，分賓主而坐。茶罷，於湖問曰：「行館何處？」必正曰：「在城外女貞觀姑娘處。」於湖曰：「令姑是何人？」必正曰：「是住持潘法成。」於湖曰：「既是此觀，其中有一好物在彼。」必正曰：「兄長何以知之？」於湖曰：「舊歲在彼借水洗浴，曾作《柳枝詞》。」必正曰：「莫不是洛陽才子何通甫的作？」於湖細說，二人大笑。必正亦備言前事。於湖曰：「不難。你捏作指腹為親，為因兵火離隔，欲求完聚，告一紙狀來，我自有道理。」

必正別了於湖，回到觀中，與妙常具說前事。晚間，到姑娘房中，必正雙膝跪下，將妙常之事，說與姑娘。姑娘曰：「我已知文。但不知你肯娶她麼？」必正曰：「小姪願娶。」姑娘曰：「叫她來，問她。」必正叫妙常到房裡，見了姑娘。姑娘曰：「你做得好事！」妙常低頭不語。姑娘曰：「去寫狀子來，明日進城去告。」

次日，三人同到建康府中下狀。當日，三人跪下。太守問曰：「告什麼狀？」觀主人告：「乞還俗事。」太守曰：「捲簾。抬頭。」叫妙常，問曰：「你曾云『清淨堂前不捲簾』？」唬得陳妙常魂不附體。太守曰：「潘必正、陳妙常二人既是指腹為親，各供本身之事。供得明白，准你還俗。」必正供曰：

「鄉貫舉人潘必正，伏蒙琴堂判府龍圖侍郎台下：告為結親完娶事。伏聞才愧相如，無挑琴之興；賢同顏子，有秉燭之憂。為因兵火流離，情意懼絕；豈期默然之會，所有前因。各有祖留衫襟之表，幸望仁慈，得配終身，偕老終身。所供是實。」

女貞觀知客陳妙常供曰：

「伏聞生居宦族，乃無謝女之才；長在玄門，叨沐孫姑之德塵根已盡，絕孟光之慕梁鴻；盜緣亦再，斷雲英之約裴航。鬧中取靜，打坐看經；忙裡偷閒，尋師講道。豈期百年冤債來尋，況是嚴師力。今有度牒，係是官文，未敢自專。伏望判府察案，請得

賜與決。」

金陵建康府女貞觀道姑潘法成狀供：

「本觀女姑陳妙常供，父陳谷英存日，將女妙常曾指腹與潘必正為妻。見有原割衫襟合同為照。為因兵火離散，各無音耗。幸蒙天賜，偶然相會，所說舊日根苗，輻輳姻緣。俱在青春之際，如樂昌破鏡重圓，似文君駕車之願。所有原關度牒在身，未敢自便還俗。恕蒙准告。望乞台判。」

太守看畢，援筆判曰：

「道可道，名可名。強名曰道。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。清者濁之源，守不住煉藥丹爐；動者靜之機，熬不過凡情慾火。大都未撞著知音，多管是前生注定。拋棄了布袍草履，再穿上翠袖羅裳；收拾起紙帳梅花，準備著羅幃繡幕。無緣處，青浦黃庭消白日；有分時，洞房花燭照乾坤。」

張於湖判畢，即令還俗。

潘必正與陳妙常成親後，於湖舉必正賢良方正，除授蘇州府吳江縣尹。官至禮部侍郎。妙常生一男一女。夫妻衣錦榮歸，盡天年而終。

續東窗事犯傳

錦城士人胡生，名迪，性志倜儻，涉獵經史，好善惡惡，出於天性。一日，自酌小軒之中，飲至半酣，啟囊探書而讀。偶得《秦檜東窗傳》，觀未畢，不覺赫然大怒，氣湧如山，擲書於地，拍案高吟曰：

「長腳邪臣長舌妻，忍將忠孝苦謀夷。天曹默默緣無報，地府冥冥定有私，黃閣主和千載恨，青衣行酒兩君悲。愚生若得閻羅做，剝此奸臣萬劫皮！」

朗吟數次，已而就寢。

俄見皂衣一人，至前揖曰：「閻君命僕等相招，君宜速往。」生醉間，不知閻君為誰，遂問曰：「閻君何人？猥素昧平生，今而見召，何也？」皂衣人笑曰：「君至則知，不必詳問。」強挽生行。

及十餘里，乃荒郊之地，煙雨霏微，如深秋時候。前有城郭，而居人亦稠密，往來貿易者如市廛之狀。既而，入城，則有殿宇崢嶸，朱門高敞，題曰「曜靈之府」，門外守者甚嚴。皂衣者令一人為伴，一人白之。少焉，出，曰：「閻君召子。」生大駭愕，罔知所以，乃移入門。殿上王者袞衣冕旒，類人間祠廟中繪塑神像。左右列神吏六人，綠袍皂履，高幕廣帶，各執文簿。階下侍立五十餘眾，牛頭馬面，有長喙朱髮者，卓立可畏。生稽首階下。王問曰：「子胡迪耶？」生曰：「然。」王怒曰：「子為儒，須讀書習禮，何為怨天怒地，謗鬼侮神乎？」生答曰：「賤子後進之流，早習先聖先賢之道，安貧守分，循理修身，未嘗敢怨天尤人，而矧乃侮神謗鬼乎！」王曰：「然則『天曹默默緣無報，地府冥冥定有私，之句孰為之邪？』生方悟為怒秦檜之作，再拜謝曰：「賤子酒酣，罔能持性，偶讀奸臣之傳。致吟忿憾之詩，望神君，特垂寬宥。」王命吏以紙筆令生供款，讓曰：「爾好掉筆頭議論古今人之臧否，若所供有理，則增壽放回，詞意舛訛，則送風刀之獄。」生謝過再四，援筆而供曰：

「伏以混沌未分，亦無生而無死；陰陽既判，方有鬼以有神。為桑門傳因果之經，知地獄設輪回之報。善者福而惡者禍，理所當然；直之升而屈之沉，亦非謬矣。蓋賢愚之異類，若幽顯之殊途。是皆不得其平則鳴，匪沽名而釣譽；敢忘非法不道之戒，故懼罪以招愆。出於自然，本自天性。切念某幼讀父書，早有功名之志；長承師訓，慚無經緯之才。非惟弄月管之毫，擬欲插天門之翼。每夙興而夜寐，常窮理以修身。讀孔孟之微言，思舉直而措枉；觀王王圭之確論，愁激濁以揚清。立貞忠欲效松筠，肯衰老甘同蒲柳！天高地厚，深知半世之行藏；日居月諸，洞見一心之妙用。惟尊賢而似寶，第見惡以如仇。視岳飛父子之冤，欲追求而死諍；視秦檜夫妻之惡，便欲死而生吞。因東窗贊擒虎之言，到北狄知無回鑾之望。懼忠臣被屠戮而殘滅，恨賊子受棺槨以全終。天道無知，神明安在？俾奸回生於有幸，令賢哲死於無辜。謗鬼侮神，豈比滑稽之士；好賢惡佞，實非迂闊之儒。是皆至正之心，焉有偏私之意？飲三杯之狂藥，賦八句之鄙吟，雖冒大耳息，誠為小過。惟神鑒之。」

王看畢，笑曰：「腐儒倔強乃此。雖然，好善惡惡，固君子之所尚也。至夫『若得閻羅做』，其不毀孰甚焉。汝若為閻羅，將吾置於何地？」生曰：「昔者韓擒虎云：『生為上柱國，死作閻羅王。』又寇萊公江丞相，亦嘗為是任，明載簡冊，班班可考。以此征之，冥君皆世間正人君子之所為也。僕固不敢希韓、寇二公之萬一，而公正之心，頗有二公之毫末耳。」王曰：「若然，冥官有代，而舊者何之？」生曰：「新者既臨，舊者必生人道而為王公大人矣。」王顧左右曰：「此人所言，甚有玄理。惟其狂直若此，苟不令見之，恐終不信善惡之報，而視幽冥之道如風聲水月，無所忌憚矣。」即呼綠衣吏，以一白簡書云：「右仰普掠獄冥官，即啟狴牢，領此儒生遍視報應，毋得違背。」

既而，吏引生之西廊，過後殿三里許，有巨垣，高數仞，以生鐵為門，題曰：「普掠冥司獄。」吏扣門呼之。少焉，夜叉數輩突出，如有擒生之狀。吏叱曰：「此儒生也，無罪。閻君令視善惡之狀。」以白簡與之示焉。夜叉謝生曰：「吾輩以為重罪鬼入獄，不知公為書生也，幸勿見罪。」乃啟關揖生而入，其中廣五十餘里，日光淡淡，冷風蕭然。四維門碑，皆榜名額：東曰「風雷之獄」，南曰「火車之獄」，西曰「金剛之獄」，北曰「冥冷之獄」。男女荷鐵枷者千餘人。又至一小門，則見男子二十餘人，皆被髮裸體，以巨釘釘其手足於鐵牀之上，項荷鐵枷，舉身皆刀杖痕，膿血腥穢，不可近傍。一婦人裳而無衣，罩於鐵籠中，一夜又以沸湯澆之。綠衣吏指下者三人，謂生曰：「此秦檜父子與萬俟卨，此婦人即秦檜之妻王氏也。其他數人，乃卞敦，蔡京父子，耿南仲、丁大全、賈似道，皆其同奸黨惡之徒。王遣吾施陰刑，令君觀之。」即呼鬼卒五十餘眾，驅檜等至風雷之獄。縛於銅柱，一卒以鞭扣其環，即有鋒刀亂至，繞刺其身。檜等體如篩底。良久，雷震一聲，擊其身如齏粉，血流凝地。少焉，惡風盤旋，吹其骨肉，復為人形。吏謂生曰：「此震擊者陰雷也，吹者業風也。」又呼卒驅至金剛、火車、冥冷等獄，各獄將檜等受刑尤甚。饑則食以鐵丸，渴則飲以銅汁。吏曰：「此曹凡三日則遍歷諸獄受諸苦楚。三年之後變為牛、羊、犬、馬，生於凡世，使人烹剝而食其肉。其妻亦為牝豕，與人畜離，食其不潔，亦不免刀烹之苦。今此眾以為畜類於世五十餘次矣。」生問曰：「其罪有限乎？」吏曰：「歷萬劫而無已，豈有限焉！」復引生至西垣一小門，題曰：「奸回之獄。」荷桎梏者百餘人，舉身插刀，渾類猥形。生曰：「此曹何人？」吏曰：「皆是歷代將相，奸回黨惡，欺君罔上，蠹國害民者。每三日。亦與秦檜等同受其刑。三年後，變為畜類，皆同檜也。」復至南垣一小門，題

曰「不忠內臣之獄」。內有牝牛數百，皆以鐵索貫鼻，繫於鐵柱，四週以火炙之。生曰：「牛畜類也，何罪而致是耶？」吏曰：「君勿言，姑俟觀之。」即呼獄卒，以巨扇拂火。須臾，烈焰冲天，生皆不勝其苦，哮吼躑躅，皮毛焦爛。不久，大震一聲，皮忽綻裂，突出者皆人觀之，俱無髮髯，悉閹人也。吏呼夜叉致於鑊湯中烹之。已而，皮肉融消，惟存白骨而已。復以冷水沃之，仍復人形。吏謂生曰：「此皆歷代宦官，漢之十常侍，唐之李輔國、仇士良、王守澄、田令孜，宋之閻文應、童貫之徒。曩者長養禁中，錦衣玉食，欺誑人主，妒害忠良，濁亂海內，令受此報，歷萬劫而不原也。」復至東垣，其女數千，皆裸身跣足，咸烹肉剖心，或坐以燒春磨，哀痛之聲，徹聞數裡。吏曰：「此皆在生為官為吏，貪污虐民，不友兄弟，悖負師友，姦淫背夫，為盜為賊，不仁不義者，皆受此報。」生見之大喜，曰：「自今日始出吾不平之氣也。」吏笑攜生之手，偕出。

仍入曜靈殿，再拜稽首謝曰：「可謂天地無私，鬼神明察，善惡不能逃其責也。」王曰：「爾既見之，心境坦然矣。煩為吾作一判文，以梟秦檜父子夫妻之惡。」即命吏以紙筆給之。生辭別弗獲，為之判曰：

「嘗聞軒轅得六相而助理萬機，則神明應至；虞舜有五臣以揆待百事，而內外平成。苟非懷經天緯地之才，曷敢受調鼎持衡之任？今照：奸臣秦檜，斗筭之器，閭閻小人，雖居宰輔之名，實乃匹夫之輩。獐頭鼠目，何至意以逢迎；羊質虎皮，阿邪情而諂諛。豈有論道經邦之志，全無扶危拯溺之心！久占都堂，懷奸謀而肆為僭分；閉塞賢路，固寵渥而妒忌忠良。殘傷猶剽掠之徒，貪鄙勝穿窬之盜。既忝職居師保，而叨任處公台，惟知黃閣之榮華，罔竭赤心之左右。欺君罔上，擅行予奪之權；嫉賢妒能，專起竄誅之典。姦宄逾其莽、操，兇頑猶勝斯、高。以梟獍為心，蛇蠍成性。忠臣義士盡陷於羅網之中；賊子亂臣，咸置於廟廊之上。視本朝如敵讎，通敵國若宗親。鷓鴣啄架臂之人，豺契吠犬豕之主。奸心迷措，受詭胡兀術之私盟；凶行荒殘，害賢將岳飛之正命。悍妻王氏，不言豹隱而言放虎之難；愚子秦火喜，只顧狼貪不顧迴鸞之幸。一家同性而捨惡，萬民共怒以含冤。雖僥倖免乎陽誅，其業報還教陰受。數其罪狀，書千張繭紙不能盡其詳；察此愆非歷萬劫畜生不足償其債。合行榜示，幽顯同知。

生呈上，王覽之大喜，贊曰：「謙正之士也！」生因告曰：「奸回受報，僕已目擊，信不誣矣。其他忠臣義士，在於何處？願布一見，以釋鄙懷，

不勝感幸。」王人免首而思良久，乃曰：「諸公皆生陽世，為王公大人，享受天祿，數萬餘次矣。壽滿天年，仍回原所。子既求見，吾躬詣導。」

於是登輿而前，俾從者請生於後。行五里許，但見瓊樓玉殿，碧瓦參差，朱牌金字，題曰：「忠賢天爵之府。」既入，有仙童數百，皆衣紫綃之衣，懸丹霞玉，執彩幢絳節，持羽葆花旌，雲氣繽紛，天花飛舞，龍吟鳳唱，仙樂鏗鏘，異香馥鬱，襲人不散。殿中坐者百餘人，皆冠通天之冠，衣雲錦之裳，躡珠寶之履，玉珂瓊，光彩射人。絳綃玉女五百餘人，或執五明之扇，或捧八寶之盃，圍侍左右。見王至，悉降階迎迓。賓主禮畢而坐。采女數人，執瑪瑙之壺，捧玻璃之盞，薦龍睛之果，傾鳳寶之茶，世罕聞見。茶既華，王乃道生所見之故，命生致拜。諸公皆答之盡禮，同聲贊曰：「先生可謂仁者能好人、能惡人矣。」乃具席命生坐。生謙遜不敢當賓禮。王曰：「諸公以子斯文，故待之厚，何用苦辭？」生揖謝坐。王謂生曰：「坐上皆忠良之臣、節義之士，在陽則流芳百世，身逝則陰享天恩。每遇明君治世，則生為王侯將相，輔佐朝廷，功施社稷，以輔雍熙之治也。」言既，命二吏送生還。謂生曰：「子壽七十有二，今復延一紀。食肉躍馬，五十一年。」生悅，再拜而謝。

及辭出，行十餘里，天色漸明。吏指謂生曰：「日出處，即汝家也。」生挽二吏衣，延歸謝之，不覺失手而釋，即展臂而寤，時五鼓矣。

清虛先生傳

先生，空谷人也，與麗香公子，飛白散人、玄明高士為友，甚相得，三人者，每感其吹噓之力。惟玄明稍以高自據，先生遣弟子山雲遮道而進，將掩其不備以玷之。

雲至，玄明斂容問曰：「子欲日矇昧我邪？」雲曰：「非弟子之浮薄敢與先生抗，實先生使之來耳。先生樂人之從，高士顧精士自顧，不從之，而迷，何相忤邪？」玄明曰：「先生固東西南北人也。某循途守從之士，安能順之？且先生行必萬里，急則怒號，其性恍惚，令人不能捉搏。是以麗香公子觸之而脫冠拜謝，飛白散人遭之而委身如狂。先生且以為鼓舞之術，而不自知其嚴。子亦知之久矣。子以輕清之才，必有覆護之德。幸為我解焉。」雲曰：「高士誠明見萬里者。其如前驅，實無定蹤。倘解高士之圍，必被掃逐。」

言未畢而先生至。雲乃避之，先生復就焉。雲又避之如飛，先生怒而追之，雲乃散去。先生怒益急，山鳴虎嘯，石走沙飛，江湖作浪，天地震動。雲懼，盡其族而復請命。

頃之，飛白散人嘯舞而至，與先生相翱翔而問故。先生號呼道之。飛白拍地而笑曰：「玄明乃公之良夜友也，胡相隔哉！」遂挽先生訪麗香。

麗香方苦寒，如沉醉狀，顛倒欲眠。先生扶之，而麗香益泄不寧，惟顛首而已。飛白亦擊其額而侵之。麗香力不能勝，乃微告曰：「二公少避，某即醒矣。」飛白乃避地，先生亦息焉。麗香遂振衣而起，含笑相揖。既而，知玄明之外見，乃赤真然對曰：「吾四人者，天地之秀也。安能缺一哉？某傳世幾葉，支衍雖盛，使無玄明公照顧，則皆影滅矣。況玄明亦與二公有光，何獨避之？」飛白亦笑曰：「玄明雖有缺處，亦頗明白可接。」先生乃和聲然之，令雲去側而請焉。

玄明至，交好如初。情思相合，心膽相照，終夜依依，密不忍舍。自是以為常。每至曉，玄明扶雲西歸，惟麗香則與先生倚欄相笑而已。

先生蓋蓋天下而不征諸色，澤及萬物而不見諸形。然晚年亦性暴好殺。觸之者股票，犯之者容槁。此其所稟之氣然也。天下之人，想像其豐采，而不能物色之，故稱之曰「清虛先生」云。

麗香公子傳

公子，世傳春申君所生，而又曰大樹將軍之別枝，皆未老，然其為人，色豔質美，人咸愛之。與清虛先生交，先生每拜之，公子

必佯狂而舞。及飛白散人至，公子必傾心飽其慧而低首不言，若曲腰向謝之意。玄明高士笑而問曰：「子非賤也？遇清虛而即舞；子非貧也？見飛白而多貪。吾甚昏於是。」公子笑而答曰：「以子之明，不能亮察我邪？某奕葉聯芳，身榮朱紫，根據封土，孰能搖兀？但清虛先生善發人，故某一相接，遂胸中道理勃然萌動，是以不覺其舞蹈耳。至于飛白散人，則輕狂無籍人也，得借一枝，便合纏繞，且欲相壓，令人心腹不能自露。況稍得意，瀟灑天地之志，欲使萬物皆出其下。某以一介之資，安能不順受其澤邪？」

明日，玄明以告飛白。飛白怒罵曰：「公子出身草莽，令色諛言。某雖輕狂，力能屈之，使不見天日。」玄明懼，求解於清虛。清虛飄然而來，以和氣勸飛白。飛白意乃釋，且謝曰：「得先生之解，不覺點化矣。」公子遂洗容出見，不動顏色。飛白愧，披指倒地，不敢仰視，且自釋曰：「欲使公子流芳耳，敢有淚滴之累耶？」自是飛白甘為下流，不復與公子比肩矣。

玄明知之，亦負慚自蔽者數日。後形跡稍露，乃逾垣一窺公子之影。公子挽清虛，顛首招之。玄明僂僂而來。且掩其半面以謝。公子曰：「某與高士形影相隨，何避嫌之有？」乃席地而坐，終日依依，至曉而散。識者謂公子有容人之度，良有以也。

公子少時為婦人女子所愛，有妝殘者，必捐己以親之。清虛先生每戒之曰：「子為色所累，必遭夭折。」公子曰：「今已衰老矣。夫大丈夫寧寸斬焚身，豈死於婦人女子之手耶？」遂謝事，甘朽林下，其族亦漸見零落。

後青帝宰世，公子之子孫漸盛，支宗繁衍，不可勝計。然成之者，清虛與力焉。而玄明、飛白，特往往來一親近而已。

飛白散人傳

散人乃神仙者流，性喜寒，為人灑落，絕無渣滓。四友中獨與清虛交契，甚不值於麗香，而於玄明，則淡淡相安而已。

一日，玄明方出遊，麗香俟於牆陰，猶未相接，而清虛先生搖麗香之肩而問曰：「玄明今夕來否？」曰：「未也。」曰：「子慣為玄明影射。」曰：「玄明家於東海，其來也逾萬山，渡長水，所至之地，一草皆輝。某生於斯，長於斯，進不能前，退不能後，所知者不過撮土之區耳。而玄明之來否，安能逆睹哉？」清虛不悅，乃使人捉散人至。散人遣其僕覈子先報曰：「奈將六出矣。」頃之，前呼後擁，結陣而至。如銜枚疾走，不聞行聲。見者皆凜凜佇目而視。玄明知之，中道而避。清虛以為得計，狂蕩不能自禁。

麗香垂首斜敬，若有怒意，噓氣成霧，直浮青霄。玄明知之，乃乘呼挺身而出，與飛白相對。飛白亦仰視玄明，輝光相蕩，似有爭意。玄明讓曰：「吾二人者，不擇富貴。而子入長安，貧者蹙額，何不仁也！且自古田土不擇高下，雖不潔地亦委身親之，何不義也！人皆上進，而子獨甘下賤，雖公庭之前，萬舞自得，何無禮了也！辱泥塗，投井壑，而庭除之前每見侮於童子，何不智也！積厚如山，誇耀於世，方見重於人，人皆稱賞，而略受溫存，去不旋踵，何不信也！某之所以避子者，誠不屑見子耳，豈有所畏哉！」飛白乃回首應曰：「子真蟾蜍耳！胡不自鑿，敢與某比？某之術，倏然而滅，倏然而成，清虛且讓吾之神；剪髮不足以盡巧，飛絮不足以象容，麗香且讓吾之色。子何人也？昭昭者未幾，而昏昏者繼至。安能若某之所至，旁燭無疆，孫康得以夜讀，李 得以擒吳，偉烈照輝，舉世稱瑞，豈不壓倒元白邪？」

清虛因二人凜色交射，各爭容采，乃與麗香從中解紛。散人笑曰：「玄明以滿足自恃耳！」玄明亦笑曰：「飛白以撒潑自放乎！」麗香曰：「二公之才，皆皓皓乎不可尚者，正相映以揚休光可也，而乃爭高下間哉？」二人感而謝焉，遂為莫逆友。自是宇宙重光，皆二人力也。

後散人遇詞客於庭中，客曰：「想公久矣。公能爽吾憤耶？」散人不應。客怒，令童子掃其黨而烹之。散人知不免，乃投於鼎鑊，屍解而去。時玄明在上，麗香在前，而清虛往來於左右，皆不能挽而留也。

玄明高士傳

高士生於東海，而其長也。又涉於西海，轍跡遍天下，人皆仰之。未有一登其門者，惟唐玄宗幸其第，遂有廣寒宮之名。

高士為人豐采無比，圓神不滯，且識盈虛之數，不以顯晦介意。清虛、麗香、飛白三人皆親炙其輝，而麗香猶一步不忘焉。清虛、飛白忌之，遂加屈辱之苦。麗香望救於高士，高士自晝至暮，始素服而來。

麗香方負罪鞠躬叩首以謝，而高士惟冷視而已，不能扶之起也。麗香怒曰：「高士以經天緯地之才，昭明洞察之德，乃不能驅清虛於空谷，掃飛白於炎方，使我草莽之士垂首喪氣於此耶？」高士曰：「居，吾明與子：子非歲寒材也，求免於飄零足矣，而欲拔萃以取榮哉？」麗香益怒，復求解於清虛。清虛不覺大笑，奮然一聲，飛白驚倒。麗香遂排脫而起，自是感清虛而疏高士矣。

高士一夕為陰謀所掩，卒然臨之，魂魄俱喪，平生所有，吞並殆盡。九州之人，無貴賤，無大小，皆焚香秉燭以救之。而三人者，則如常而已。然清虛猶淒然有慘意；飛白猶闇然有悲色；而麗香則迎笑而問之，若有幸其磨滅者。既而，高士幸完璧。清虛、飛白從而短之，高士曰：「麗香非有他也，限於力也。某與麗香可以神交，不可以力助；可以形影，不可以形求。何我韜晦之時多，相會能幾何哉！」麗香聞之，歎曰：「一疵不存，萬里明盡者，吾高士也！向壓于飛白而不救者，亦限於力耳！某誠非才，何以知高士之量！」尋續舊交，遨遊良夜，或平原曠野之中，或 岩古壑之嶺，或瓊樓玉宇之上，或紗窗靜檻之下，四友無所不至。所至之處，清氣鬱然，非尋常俗比矣。

然高士少時愛學美人眉。麗香謂曰：「以某之色，得君之眉，媚不

可言矣。至老年，血魂消瘦，每持一鉤，釣於江漢間。」飛白謂曰：「獨釣寒江，寧舍我為伴耶？」清虛乃笑曰：「吾稍奮焉，則公等或昏昧而逃匿，或棄職而捐軀，尚能相安相得於宇宙間哉？」三人拱而謝曰：「願淡洵以交，萬年一日。幸毋相 專，以至於此。」清虛曰：「戲之耳！」復叮嚀以為永友，期與天地相終始。

風流樂趣

風月場中毛女、雲雨帳內將軍，二人但遇就相爭，不顧忘身喪命。

一個喜鑽竅尋孔，一個喜啖肉吞口。要知勝敗與輸贏，且聽下回詞詠。

詩曰：

散悶無拘不作忙，只憑談笑度時光。

聊將大豔風流傳，說與知音笑一場。

話說烏將軍與毛洞主的故事。這將軍生在臍下，長在腰州，姓烏名龜，表字骨輪，列號風月散人。其性有剛柔兼濟之才，其身有變化多端之術，弄手段能縮能伸，顯威風可小可大。喜時節似鐵加鋼掘上而掘下，悶來時如綿去種倒東而倒西。竊玉偷香，不亞於西廂張琪；取勇當先，勝似那江東楚王。莫道不可將凡比聖，聖凡皆賴此物而生。

忽一日，奉□太保命令，兵前往裸人縣，剿捕毛洞中女寇走一遭。唱：一邊點動人和馬，炮響三聲離了老營。抗槍舞棒軍吶喊，叉手趨腳將威風。碗子盃邊生紫霧，龜背殼上蚌青□。這一去，高山峻嶺堂條路，鐵壁 牆撞透明。

在路行程多風景，中間少帶骨碑名。將軍掛印俱人馬，正馬軍隨拗馬軍。兵似群鴉來噪△，將如楚漢慣爭鋒。

這一去揉碎梅花誠妙手，劈破蓮蓬手歪斷根。猷如菱窩鑽到底，雙龍入海定成功。短槍刺開格子眼，雙彈打破錦屏風。

只用孤紅一拈香肌俏，引得我臨老人花叢。過了九溪十八洞，見了些金菊到芙蓉。劍行十里人馬進，不覺春分晝夜停。對對藍旗報回玉，拍馬已到黑松林。

兩乳尖幽屯駟馬，杜家在上紮轅營。中間揭起青衫帳，五爪將軍兩下分。坐下腰州□太保，捉下能爭慣戰人。

話說□太保便問：「是何人出馬？」聲音未竟，只見黑松林下閃出一將，生得粗粗大大，又不細細長長。要知此將住何方，腰州府成群結黨。道：「末將不才，出馬一遭，不 兵卒，只須二子。」

一騎馬衝出營來，但見洞門外好景：陰崖險峻，玄孔深幽；兩行黑松掩映，一股清水奔流；前尖後長，猶如邊城圍繞；中間水發，恰似湖海汪洋。觀不盡洞門好景，高叫：「紅心小卒，報與你毛洞主得知，叫她強將出馬，弱將休來！」

這小校不聽便罷，既然聽說，即到裡面聲言：「禍事！外邊有一獨目將軍，甚是雄將，聲聲叫殺，句句不饒。」

毛洞主聽說，帶 水手，身出洞來。且看來將如何排兵，怎生打扮：戴一頂紫巍巍一抹耿不呆的簷盔，披一 細毛織就的烏油龜背鎧，使一根光筋纏就□木柄的點鋼槍，騎一匹追風趕日慣戰豎頭馬。

這將軍更看那女怎生模樣，如何裝束：她生得丹△眼，懸膽 ；一張沒牙口、兩片粉紅唇；戴一頂前尖後長荷包樣扁食盔，披一 裡紅外白、青邊黑縫兩片頑皮甲，使一條不伸不縮明傷人、暗埋伏紫金□，騎一匹能顛慣跛赤眼清 大口無頭馬。

問知：「來將通名，不消問吾。」

言：「乃是威鎮腰州烏將軍是也！今奉腰州□太保命令， 兵討伐作亂淫寇。早早下馬受降，免遭千戳萬島之苦。若是牙崩半個不字，憑著俺景東人馬大披掛的將軍，填鑿洞口，殺進子宮，拿住你等，刺血飲馬，取髓補精，那時悔之晚矣！」

這女子微微冷笑，答曰：「但見你人物標緻，未知你出馬鏖戰如何？此時休要逞羅羅，管叫你一會兒剛強性過，那時節洞門伏首，休教二子來拖。直殺你人困馬乏要求和，那時方才怕我！」

這將軍也不答話，兩手拈定金光似鐵硬的獨龍槍，照著那女子分心就刺。這女子也不慌，也不忙，△點頭側身躲過，取出五彩盤桓錦皮套數，及駕相還，兩下皮鼓打動，怎見得好殺。

唱：你與你主爭自在，我與我主助風情。你使懶漢推車法，我使駕牯去催更。倒澆蠟燭身流汗，隔山討火洞門紅。正是兩家盤桓處，中間捎帶果子名。

兩個栗子答了話，一對枇杷大爭鋒。只愛平坡員眼口，金桔懷內有風菱。怠杏高時蓮子放，膠棗烏梅緊皺紋。小紅染污葡萄被，櫻桃口內咬橙丁。柿 臉兒通紅了，欖橄回味各人心。

只戰得月暗秋窗嫌夜短，風吹竹逕恨更鍾。第一合才用機關無勝負；第二合再加手段見輸贏；第三合打起精神噉戰久；第四合看看筋力不從心。當時惱了毛洞主，怒髮衝冠起歹心：「我今若不顯手段，樂得冤家丟精神。」

口裡念動妖邪咒，款款輕輕叫了幾聲。金蓮高峰兩腿裡，悠悠戲溝洞紅心。

烏將不識輕生計，盡力具兵重撲門。佳人見來心內喜，放出大水要淹人。五爪將軍忙來展，怎當他急浪滔滔裡外生。煙漫陰崖傍岸柳，撞塌洞口正當鬆。

常言道：勢硬難熬軟。話不虛傳果是真。三略六韜雖是曉，二十四解欠分明。怎當他手歪上手歪下來得快，左別右扭不饒人。翻身再擺龍翻裡，拿住將軍胯下存。

腰 腿困難啞爭，手軟心忙沒了神。再著一會兒不丟了跑，定死在佳人手相中。

幸虧二子多能幹，倒把將軍拉出洞門，虛點一槍逃了命，到底難熬久戰人。

前走的厭頭塌腦腰間將，後趕的跛口張牙再興兵。一身英雄隨流水，五陵豪氣逐東風。好似猛風吹敗葉，猶如急雨打殘紅。雨散雲收鴛帳冷，香消風盡繡樓空。

編成毛女烏龜傳，說與風流子弟聽。

[返回 >> 國色天香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本書完](#) [本書來源：開放文學網站](#)